

看世界

# 自翻设计

前才带着自己设计的新机械——一款带有踏板曲柄、两轮结构的装置来到美国。他打算为自己的发明申请专利，并将其命名为“velocipede”。

自行车并不具备现代自行车都配备的齿轮和链条传动，恐怕也没有刹车，假如用脸刹车不算的话，这就是为什么他会以那种可怕的高速度从山坡上冲向马车。

虽然拉勒门特的自行车没能流行起来，但一款被媒体盛赞“造型极为优雅”的高轮车确实在叛逆期的年轻人中引起了一轮热潮。这款车前轮巨大，后轮很小，如果只看图片，就像用几根横杆连接起了英国最大的硬币“便士”和最小的硬币“法新”，所以后人索性就称其为“便士法新”。

王荆阳

和拉勒门特的自行车相比，“便士法新”的性能堪比赛车。得益于它巨大的前轮，其速度能够达到前者的2倍。而且，它是有刹车的，不过要骑它依旧需要一颗“勇敢的心”——骑手需要坐在5英尺（约1.5米）高的轮子上，即便很小的障碍物也足以使车子一头栽倒。一位勇敢的骑手说：“你会发现，一个笔直的漂亮铁把手紧紧箍着你的腰，使你的双腿不得动弹，从而确保一定是你的脸最先接触到我们这个永不屈服的星球表面。”

1885年，位于英国考文垂的罗孚工厂生产出了全世界首辆“安全自行车”。它看起来十分接近今天的自行车，由链条驱动，两个车轮大小相同。不过，其最受舆论关注的一次，还是因为一位名叫安吉琳·艾伦的女性于1893年在纽约市郊的纽瓦克骑行。《她穿的是裤子！》，一本当时非常流行的男性杂志以此为标题作了报道，并在文章中补充说，“她年轻、漂亮，并且离了婚”。

很显然，今天的观点来看，大家的关注点明显跑偏了。相较于自行车在方便出行、催生新产业、拉动就业等方面显而易见的积极意义，人们似乎更愿意将其视作报纸上的花边新闻。

实际上，自行车的经济意义远不止我们直观看到的这些。

19世纪上半叶，美国陆军提出了可互换零部件的概念，希望军用枪支都能使用标准化的零部件，以便军人在前线自行维修。正是自行车制造商在高端军事制造和复杂产品的大规模生产之间架起了桥梁。他们开发出简单、易于复制的技术，在不牺牲质量的前提下实现了低成本、高效率。这些新技术和新组件后来被福特等汽车制造商广泛采用，并成为福特流水线诞生的最关键因素。

然而，作为流水线背后的功臣，自行车在产业界依旧没有得到太多关注。貌似只有日本人对它大加赞赏，并专门著书立

传。根据日本文献，东京于1890年左右进口了第一批自行车，然后顺理成章地建起了自行车修理厂。再之后，就是本土生产零部件，这对当时已经拥有大量成熟工匠的日本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直到1900年，东京已经可以生产自行车所有零部件了，整车生产条件已经具备。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日本自行车年产量已经超过100万辆。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有日本学者评价说，正是自行车帮助日本搞懂了“工业生产究竟是怎么回事”，并由此催生出一大批“新一代商业家”。

同样是在1900年，美国底特律大街上传来了首辆福特T型车的声音，坐在汽车里的人是一位美国记者，陪同的是福特汽车公司创始人亨利·福特。此前，汽车虽然已被发明了出来，但因为过于昂贵而无法普及。直到亨利·福特——这个被誉为“给世界装上轮子的人”，推出T型车，汽车才开始真正走进大众生活。在形容乘坐体验时，记者不吝赞美之词：“它发出一种持续圆润的咯咯声，不刺耳也不零乱……如果你听到它的咯咯声，你就听到了文明的最新声。”

不得不说，“文明的最新声”对于刚刚“支棱”起来没两天的自行车而言，无疑就是一曲哀歌。包括曾经生产出第一辆“安全自行车”的罗孚工厂在内，很多工厂都开始转行做汽车或汽车配件；富人们将自家的马车换成了汽车，城市新中产也将买汽车当作自己实现社会阶层跃迁的标志。而自行车的经济意义似乎只体现在帮助工匠磨炼技艺、支持产业完成跃升上，基本就是个承上启下的角色。至于其在消费者心中的标签，或许是便宜？

好在，随着时间进入近代，自行车终于等来了久违的柳暗花明。

随着一大批人口密度较高的国家驶入经济发展快车道，自行车产业终于找到了发挥其所长的合适土壤。除了曾经的“自行车王国”中国，自行车还一度主宰了越南、柬埔寨等国人民的出行方式。在伦敦、东京等国际大都市，也有很多人因为受不了拥堵的交通而加入到浩浩荡荡的自行车大军中。这一切，催生了大量区域民族品牌，中国人所熟悉的飞鸽、永久、凤凰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许是因为骑行风潮的兴起，许是因为体育产业的加持，至此，素以“风尘仆仆”面貌示人的自行车终于迎来了关键性的一次分化，5个品牌脱颖而出，人称“一王四后”。其中，“一王”是“科尔纳戈(Colnago)”，以梅花为标志。抛开过去的辉煌战绩不谈，最近几年，



Colnago的高  
出镜率肯定与  
UAE车队的波加查脱不了关系。作为2020年及2021年两届环法总冠军，波加查与Colnago一道，俘获了无数粉丝。“四后”分别指比安奇(Bi-anchi)、德罗莎(De Rosa)、Gios和Cinelli(排名不分先后)。它们的出现彻底改写了自行车“便宜”的调性。甚至可以说，没有它们，自行车就只是个交通工具，而不会发展出今天被无数人追捧的“单车圈”。

进入共享时代，自行车算是彻底踏准了时代的节奏。作为一种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主动选择骑车出行。目前，全球已有超过1000个自行车共享计划。全球范围内，数以千万计无固定停靠点、可供便捷租赁的自行车正驰骋在大街小巷，并且数量还在迅速增长。

除此以外，越来越多的骑行者开始用武装武装自己，比如头盔。

这是否是一种隐喻呢？当套在自行车头上的魔咒——用脸刹车，被彻底打破，自行车终于卷土重来。

# 说说“休克疗法”

孙昌岳

价迅猛上涨，工人游行抗议……阿根廷经济面临的困境依旧。

总体来看，米莱的“休克疗法”本意是为了让阿根廷经济重启，但就目前趋势来看，“休克”是做到了，但不能重启还真得打个问号。

“休克疗法”原本是医学领域专有名词，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引入经济领域。当时，南美洲的玻利维亚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萨克斯受聘担任玻利维亚政府经济顾问，指导玻利维亚推出一系列“烈度”极高的经济政策，以遏制恶性通货膨胀，恢复经济秩序。由于这套经济政策具有较强的冲击力，在短期内可能使经济社会产生巨大的震荡，因而被外界称之为“休克疗法”。

不过，这套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却收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奇效。“休克疗法”施行不到一周，玻利维亚的通货膨胀就得到了遏制，国内经济也渐趋稳定。第二年，玻利维亚国内生产总值(GDP)开始上升，政府债务问题也得到了缓解，并最终度过了严重的债务危机。玻利维亚的变化，被世人惊呼为奇迹，萨克斯本人也被誉为“国际金融界的金童”。

玻利维亚的成功，让世界看到“休克疗法”的“可行性”，也引来了俄罗斯人的效仿。但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俄罗斯吃了“休克疗法”这剂猛药，却差点“送走自己”。

在采用“休克疗法”的最初3个月里，俄罗斯经济走势似乎不错，物价稳住了，工资水平也有所上涨。但3个月之后，俄罗斯经济开始崩溃，消费品价格一下子上涨了几十倍，许多俄罗斯人多年的积蓄瞬间化为乌有。有专家分析认为，这是“休克疗法”的“真实疗效”：从宏观上看，俄

斯生产滑坡，税源枯竭，财政困难，形成恶性循环，并由此陷入长达十余年的经济萧条。从微观上看，恶性通货膨胀迅速耗尽了俄罗斯普通百姓的积蓄，许多人一下子一贫如洗，国有资产大多落入寡头之手，阶层对立与社会矛盾激化。历经此役，俄罗斯元气大伤。

为何“休克疗法”在玻利维亚能成功，到俄罗斯就行不通？学界、政界对此进行了多方解读，这涉及国内经济韧性、国际环境变化、社会治理结构等方面。但毋庸置疑的是，“休克疗法”要想起效，必须有特定条件支持，盲目照搬只会适得其反。

横向对比阿根廷、俄罗斯和玻利维亚，会发现三国国情的差异实在太大，以至于无论是从经济社会体制机制任何角度，都无法形成直观的结论。这也是学界最近争论不休的原因所在。

仅就阿根廷本身的情况来看，阿根廷拥有肥沃的土地，如潘帕斯草原的农牧业享誉世界。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阿根廷一直被视为充满机遇的国度，不仅经济总量曾排名世界第13位，许多欧洲人还以前往阿根廷“淘金”为荣。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阿根廷持续陷入政治动荡中。从1930年到1976年，阿根廷共发生了6次成功的政变和2次失败的政变。左派与右派、庇隆主义和反庇隆主义轮番罢我登场，吓跑了外国投资。从1900年到2022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阿根廷的经济总量从世界第13位下降至第66位，平均每10年遭遇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

有分析指出，米莱政府的激进政策有为赢得竞选而迎合民众的考虑，也反映出阿根廷经济面临的困境。多年来，阿根廷实行出口农产品、进口替代工业化的经济模式。一方面，其农业资源确

实丰富，但农产品出口价格极易受国际市场波动甚至天气影响；另一方面，直至今天阿根廷也未能建立起适合自身且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工业体系，经济对外依赖度较高。

2023年，阿根廷遭遇严重干旱天气，以小麦、大豆和玉米为主的农产品对外贸易显著下降，导致其经常项目由顺差转为逆差。同时，长期且高昂的支出、过多的财政补贴导致政府开支失控。再加上最近几年连续受到新冠疫情冲击以及美联储激进加息的影响，阿根廷的债务负担和输入性通胀压力急剧攀升。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阿根廷逐渐陷入财政赤字高企、通胀近乎失控的境地。

当前，这个拥有4600万人口的南美洲国家正经历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阿根廷国家统计局与人口普查研究所日前发布报告称，该国2023年累计通胀率达211.4%，创下1990年以来最高纪录。

各界对阿根廷这剂“休克”猛药的争论还在继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米莱及其经济团队采取的果断措施是恢复稳定和重建经济的重要一步。但美国摩根大通发布报告指出，阿根廷不具备实现“美元化”的条件。英国牛津经济研究院则对米莱政府积累外汇储备的能力表示怀疑，并预测“如不采取更有效措施，阿根廷有再次债务违约的可能性”。

另有分析认为，阿根廷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生产，“休克疗法”能否奏效，关键要看供给端能不能得到改善，同时民众也要心甘情愿地配合政府“勒紧裤腰带”，承担新政实施带来的痛苦。“休克疗法”真能成为阿根廷“最后一杯苦酒”吗？恐怕只有未来才能给出答案。

# 中餐飘香岛国瑙鲁

孔张艳

“瑙鲁的中餐馆很多。我是中餐馆的常客，最爱吃的是咕咾肉和西兰花。”在瑙鲁一家中餐馆的餐桌旁，当地青年乔森这样告诉记者。

位于赤道以南约42公里处的太平洋岛国瑙鲁，人口约1.3万人，中餐馆是岛上十分常见的也是最受喜欢的餐厅之一。

“在瑙鲁，碰到当地政府发放土地出让金、圣诞节这样的日子，餐厅里就会挤满了人。”在万利中餐馆打工的阿凤向记者介绍，“瑙鲁人过生日或者朋友聚会也愿意来中餐馆，包场的话要提前两天预订。”

在瑙鲁做了30年商品批发生意的朱女士说，岛上现在有超过10家中餐馆。

“当地人爱来中餐馆，我在吃中餐时经常能碰到瑙鲁的政府官员，包括总统、副总统和部长们。”跟着父母在瑙鲁经商的华侨小陈说。

瑙鲁中餐馆的厨师、服务员和桌椅、餐具、消毒柜都来自中国。“食物从中国进口，有些也会从澳大利亚进口。”一名中餐馆经营者说，因为航班原因，他们每周四会购入一周的食材。

记者翻看了几家中餐馆的菜单，从紫菜鸡蛋汤到水煮鱼，品类相当齐全，价位在15澳元到58澳元之间。

记者在餐馆用餐时碰到一家10多口人聚餐，排骨、炸鸡、烧鸭、小黄鱼、炒鸡蛋、腐乳空心菜和米饭摆满了三大桌。“我们瑙鲁人日常饮食就是吃鱼，来中餐馆除了吃鱼还能吃到其他很多美食，我特别喜欢酸甜口味的肉和米饭。”瑙鲁人乔安娜一边吃着叉烧排骨一边说。

在这个中太平洋的珊瑚礁岛上，中餐不仅是华侨华人缓解乡愁的美食，也是拉近瑙鲁与中国的情感纽带。（据新华社电）



本版编辑 韩叙 杨啸林 美编 倪梦婷  
来稿邮箱 gjb@jirbs.cn